

『的确良』褂子

○ 刘方

翻建老屋、整理旧物时，箱底的那件军装绿的旧“的确良”褂子，一下子把我带回48年前。

1976年，我到坐落在泰山南麓的山东省水利学校读书。那时，同学们的穿戴都很朴素，谁也不笑话谁土气。我与大多数同学一样，身穿蓝斜纹制服，脚蹬母亲手工做的千层底布鞋。

1977年春节过后，一名男同学穿来一件蓝色褂子，褂子颜色鲜亮，实在让人羡慕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件褂子是涤卡布做的。

爱美之心人皆有之。当时，大多数同学家庭条件不好，眼馋却不好意思向家长张嘴。

我也眼馋，忍来忍去，没有忍住，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：“亲爱的父

亲，我知道您手头紧，但我认为穿好点的衣服也不浪费，因为好衣服穿得时间长。比如一件蓝斜纹衣服能穿三年，涤卡衣服能穿五年、八年。”

一个月后的一个傍晚，父亲搭乘拉煤的车来学校找我，递给我一个纸包，我打开看了看，是一块军装绿布。父亲对我说：“这是‘的确良’布，没有涤卡好，也不错，你做个褂子吧。车在门外等着呢，我随车去煤矿上，在车上猫一夜，明天一早回去。”

听了这话，我的眼眶湿润了。我知道，父亲搭车，是为了省车票钱。我说：“爸爸，咱们问问司机，看他明天从这里过不。要是行，您就住在学校招待所，师生家属可以免费住一夜。”

“别麻烦了。”父亲说。

我说：“您在车上猫一夜太累了，就在这里歇歇吧。”

我与父亲快步走到车前，问：“叔叔，我想让爸爸在我这里睡一夜，您明天回聊城时能从这里路过吗？”

司机爽快地答应了，我赶忙道谢。之后，我带着父亲到学校后勤处，说明了情况和住宿要求，拿着后勤处写的条子，到招待所订了张床位。然后我出去给父亲买了两个烧饼、半斤油条，又打了一壶开水。

“你去上自习吧。我明天一早就走，不用管我了。”父亲接过水壶说。我恋恋不舍地回到了教室。

第二天下午放学后，我拿着父亲送来的布料，到学校附近的一个制衣店做衣服。一位中年男师傅量了我的身高、肩宽和腰围，又量了量布料，然后给我一个牌子，让我三天后拿着牌子和五角钱加工费拿衣服。

这是我第一件也是唯一一件“的确良”褂子。上班后，虽然有了高档面料的衣服，但我还时常穿这件褂子。直到30多岁，我的身体发胖了，衣服不合体了，才把它洗干净叠好放在箱底。

我怎么能不珍惜它呢？它见证了我的那段艰苦历程，也承载着我们的父子情深。

我的爷爷

○ 刘旭东

48年前，我的爷爷——一个普通的庄稼汉，在尝遍生活的酸甜苦辣，风风雨雨度过了76个春秋后，安安静静地离开了人世。

爷爷自幼家境贫寒。他年轻时，病魔夺去了奶奶的生命，爷爷便独自一人抚养四个年幼的孩子，最大的孩子11岁，最小的还不会走路。一直到我记事，爷爷的生活也没有改善多少，他经常穿一身旧衣服，肩膀和膝盖上缝着补丁。饭桌上经常放着半碗不知吃了多少顿的辣椒糊糊，爷爷的脸和手像粗糙的枣树皮。

爷爷整日劳作，为生活奔波。他年轻时，为了生计，曾一边赶路一边乞讨，用时一个多月下东北。60岁那年，他不小心摔伤了腿，从此落下残疾。爷爷是个硬汉子，他不叫苦、不叹气，咬紧牙关，一瘸一拐地走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。在我的印象里，一个用来盛粪和柴火的荆条篮子，从没离过他的肩。

爷爷为人耿直。生产队长让他看庄稼，他宁肯挨饿也

不会偷扒集体的地瓜吃；他当饲养员时，尽管家里揭不开锅，也从没拿过一粒粮食；他一辈子穷得叮当响，却没欠别人一分钱。

爷爷非常疼我。小时候，我穿土布袋。他常推着小车，跑三四里路，到马颊河以东挖些沙土给我用。他说，那里的沙土最好，穿起来最舒服。等我稍大一些，他便用胶泥捏各种造型的玩具给我玩，用火烧好，还涂上各种颜色。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只红绿相间的“布谷鸟”，一吹就响，好玩极了。我放学回家后就往爷爷屋里跑，听他讲故事，济公救难、包公断案、孙悟空大闹天宫等，我听得如痴如醉。故事讲得久了，爷爷就取下墙上挂着的系着红穗头的洞箫吹。

爷爷爱看戏，尤其爱看京剧。邻村每年都要办庙会，草

台班子得唱十天半月。每天晚上，爷爷早早吃了饭，带我去看戏。爷爷看得投入，常被戏中的人物感动，有时还落泪。年幼的我不解，摇着他的手问：“爷爷，你又哭了？”他不回答，只是用手抹一下眼角，抖抖我的手，轻轻说：“别吵，看戏。”戏台上唱念做打，看到妙处，他会一边使劲鼓掌，一边大声喊“好”，引得四座都看他。发觉自己失态，他略带羞涩地低下头，用手抚摸着我的小脑袋。

爷爷最崇拜关公，他说：“关公不仅有本事，还大仁大义，让人敬佩。”他在影壁上砌了一个小小的“关帝庙”，里面放着一尊他亲手烧制的关羽塑像，“庙”前刻着“山西夫子”四个字，虔诚供奉。

如今，我的爷爷去世快50年了，我非常怀念他。



信仰是他心中不灭的光

○ 赵广砚

我叫赵广砚，是一名退役军人，曾在西北大漠服役16年。转业时，我曾对生活充满迷茫，他的出现，改变了我的人生态度。

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。2020年3月，我正处于待安置期，临时在东昌府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工作办公室当志愿者。

一天上午9时，我正在办公室写材料，听到了敲门声，循声看去，一位老人站在门口。他左手提着一个破旧的书包，右手抱着一摞厚厚的资料。“同志，我想给牺牲的烈士刻碑，是这里负责吗？”他问。

我赶忙让老人坐下，为他沏了一杯茶。老人头发斑白，一双眼睛炯炯有神，说起话来声音洪亮。他说，为了

这件事，他跑了将近四年。那天，我和他聊了很久，记住了他的名字——王忠祥。

王忠祥的父亲窦全林1949年4月牺牲于渡江战役。3个多月后，王忠祥出生，他吃着百家饭长大，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参加工作，退休后宣讲党史国史。2016年，他在整理材料时，发现一批在开封战役中牺牲的聊城籍烈士，但当地革命烈士陵园的英名墙上并没有他们的名字。于是，王忠祥开始了走访、调查、整理之路。他的话深深烙在我心上：“先烈们以七尺身躯为国家铺路，纪念碑上应该刻上他们的名字，咱应该讲讲他们的故事。”

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2020年8月底，这154位英烈的姓名终于刻在开封

革命烈士陵园的英名墙上。祭奠仪式庄严肃穆，烈士亲属在英名墙上寻找着他们亲人的名字。管玉龙烈士的儿子管庆海一边擦拭泪水，一边誊录开封战役简介。管玉龙参军那年，管庆海只有5岁。70多岁的吴广惠泪流满面、跪地不起，直到这天，她才知道自己是在战场上立过大功的革命烈士吴玉征的亲闺女。对烈士家属来说，墙上的名字绝不是简单的符号，而是已逝亲人的化身。

这些年，王忠祥每周往返医院透析3次，但仍坚持工作。他跑坏了4辆三轮车，搭建了流动“红色课堂”，创办了东昌府区第一个“红色村史馆”，连续9年为农村孩子开办“青少年夏（冬）令营”，制作党史国史画报500余幅，搭

建千米文化长廊，给17个家族的619个家庭发放家训牌匾。

王忠祥曾对我讲，他想把爱国的种子播种在每一个孩子心里。我跟随他的脚步，义务开展国防教育工作。

前不久，我和王忠祥去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宣讲活动。有名小学生在操场上，一笔一画地抄写展板上的内容。后来，学校把这张照片发给了王忠祥，他第一时间转给我，并在电话中激动地说：“广砚啊，值了，真值了！孩子们是有信仰的，他们未来可期啊！”我听出了他声音中的哽咽。

如今，75岁的王忠祥还在路上，用行动践行着心中的信仰。